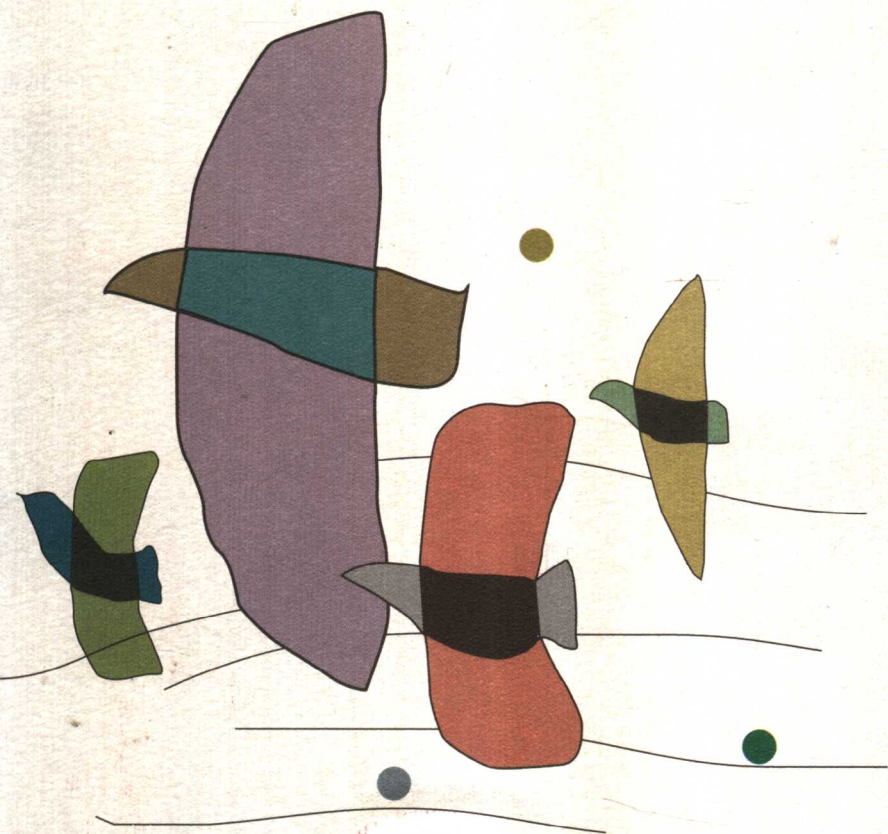


2004

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年

《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 选编
聂珍钊 邹建军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作品精选 年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聂珍钊 邹建军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

ISBN 7-5354-2986-6

I .2...

II .外...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现代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923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赵国泰 程华清

责任校对:刘惠玲 黄黎丽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6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 选 说 明

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委托，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编选一年一度的《外国文学作品精选》，虽然自今年开始，其实我们早就有整理与研究本年度我国文学翻译整体形态的想法。现在有机会得到落实，自然感到高兴。

对于这样一个选本，需要作以下的说明：

一、本书编选的虽然名曰年度选本，但因为出版社方面所给出的出版时限，所选作品只是限于2003年10月—2004年10月之间我国范围之内所发表的文学翻译作品；

二、由于资料收集的不易，本书所选作品只是中国大陆各种期刊上所发表的译品，而没有包括台、港、澳地区报刊上所发表的译品；

三、由于各个出版社出版的长篇译品数量巨大，不易收集，并且它们多系名著重译，因而考虑再三，没有纳入本书编选的范围；

四、本书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洲这样的空间顺序，然后再大致按照其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

五、本书所谓的世界文学译品，自然没有包括中文作品的外文翻译，也没有包括各民族文学作品的外文翻译，当然也不包括

国内各少数民族作品的中文翻译。其实，中文文学作品译成外文也有在国内出版的；

六、本书所谓的文学译品之“精选”，也只是选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可读性的少量作品，“精选”也只是相对而言。当然，我们也力求选出每一种文体中最好的作品；

七、在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的前提下，也照顾到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语种，也考虑到各种文体的平衡，至于作者和译者倒在其次。不过这种面的照顾可能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因为重要的作品不可不突出，并且还有一个在艺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准在规范着我们；

八、考虑到全书的篇幅，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不能全文收录，而要缩写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同时，如果加以缩写也还不容易把握，因此我们只有采取存目的方式来处理；

九、为了表示对于原发刊物的尊重，我们在每一篇作品的末尾都注明了出处，同时也可以供翻译研究者作进一步查阅之用。

十、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只对个别的错别字做了订正。

由于我们时间仓促，见闻有限，也许还有不少遗漏，敬请读者指教。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

聂珍钊 邹建军

目 录

小 说

- 僻路瓜园····· (美国) 麦克·查波恩 (1)
- 预感 ····· (美国) 乔·卡·欧茨 (13)
- 天是灰蒙蒙的····· (美国) 欧·盖恩斯 (31)
- 总统先生, 旅途愉快·····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71)
- 裸露的雕像····· (墨西哥) 胡安·维约罗 (96)
- 两个艾莱娜····· (墨西哥) 富恩特斯 (112)
- 大地上最后的黄昏 ····· (智利) 罗贝尔托·博拉尼奥 (124)
- 周末 ····· (英国) 费伊·韦尔登 (148)
- 与关在橱柜里的人对话 ····· (英国) 伊·麦克尤恩 (168)
-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 (德国) 赫·米勒 (183)
- 可怜的舅父····· (保加利亚) 丘多米尔 (198)
- 飘逝的激情岁月····· (俄罗斯) 伊·拉克莎 (204)
- 世道 ····· (俄罗斯) 伊·波利扬斯卡娅 (217)
- 米老鼠之死 ····· (俄罗斯) 齐娜伊达·基塔伊采娃 (225)
- 别了, 情人们 ····· (西班牙) 索莱达·普埃托拉斯 (234)
- 克莱因 ····· (以色列) 伊·本-莫代海 (245)
- 布卢姆短篇小说两篇 ··· (以色列) 奥利·卡斯特-布卢姆 (271)

- 独角兽 (日本) 小池真理子 (285)
隔壁女人 (韩国) 河成兰 (301)
波希米亚 (特立尼达) V. S. 奈保尔 (319)
流浪汉 (澳大利亚) 玛丽·德雷克 (338)

散 文

- 熟悉的模式 (美国) 塔雷·格雷尤克斯 (349)
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妻子 (美国) 朱迪·塞弗斯 (357)
剑桥 (旅美) 纳博科夫 (360)
迈克尔·布洛克寓言选 (加拿大) 迈克尔·布洽克 (364)
奥克塔维奥·帕斯散文六篇
.....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378)
镜与身体 (英国) 安吉拉·卡特 (385)
恨赋 (法国) 埃·左拉 (393)
飓风 (西班牙) 索莱达·普埃托拉斯 (401)
懒惰 (俄罗斯) 苔菲 (408)
不见了松鸦 (俄罗斯)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 (413)
诅咒魔鬼 (伊朗) 阿布·高塞姆·哈拉特 (419)
松尾芭蕉俳文三题 (日本) 松尾芭蕉 (423)
五木宽之散文选 (日本) 五木宽之 (426)
二十四小时的等待 (日本) 柳里美 (437)

戏 剧

- 塞莉曼娜与红衣主教 (法国) 雅克·兰帕尔 (439)

诗 歌

- 诗十首 (美国) 艾米·狄金森 (494)

戴维逊诗三首	(美国) 彼·戴维逊 (501)
未来的旧照片	(美国) 罗伯特·潘·沃伦 (505)
康纳·欧·凯莱更诗选	(美国) 康纳·欧·凯莱更 (507)
路易斯·詹金斯散文诗选	(美国) 路易斯·詹金斯 (512)
鲁·波尔森散文诗选	(加拿大) 鲁·波尔森 (516)
卡门·鲍略萨诗一首	(墨西哥) 卡门·鲍略萨 (519)
苏珊娜·斯沃克诗一首	(阿根廷) 苏珊娜·斯沃克 (521)
埃德温·缪尔诗选	(英国) 埃·缪尔 (522)
奥登诗八首	(英国) 奥登 (531)
圣人开文和乌鸦	(爱尔兰) 西墨斯·希尼 (538)
加演	(德国) 君·格拉斯 (540)
用一粒沙观看	(波兰) 希姆博尔斯卡 (542)
黑马	(俄罗斯) 布罗茨基 (544)
爱情诗选	(俄罗斯) 英娜·利斯尼扬斯卡娅 (547)
古罗马废墟中的猫	(俄罗斯) 叶·莱茵 (552)
贝莉诗选	(尼加拉瓜) 希奥孔达·贝莉 (554)
人这名字	(刚果) 苗埃浦·缪昂巴 (558)

附录一

2004 年外国文学作品谱系构成分析	邹建军 (561)
--------------------------	-----------

附录二

译林散叶

——中外文化交流史笔记掌故	赵国泰 (573)
---------------------	-----------

编选后记

小 启

僻路瓜园

(美国) 麦克·查波恩 著

程宝林 译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是到哪里弄南瓜的。我在马里兰州郊区长大。那些年头，城市刚刚开始对周围的裴蒙特农地形成包围之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开车到谁的果园或农场去弄的南瓜——那是我们夏天去掰玉米、采草莓，秋天摘苹果和弄苹果酒的某个地方。我记得的是，当我们将南瓜搬回家后，父亲从厨房抽屉里拿出最大的一把菜刀处置南瓜的方式。他是一个爱吹毛求疵的人，讨厌弄脏自己的手，特别是食物。但他又是一名医生，因此，他剥去南瓜橙色的外壳、切除黏乎乎的外瓤、用一柄硕大的金属匙将苍白的内瓤刮干净的那种方式，带有某种令人讨厌的干脆利落。我记得他干这活时抿紧嘴唇，鼻子里发出厌恶的鼻音。

上个月，我带自己的儿子去了位于州际公路和柏克莱泥沼之间的一块空地。一般来说不会有人到那里去。除了沙砾、野草和微小的，可能噎住水鸟喉管的垃圾外，这里一无所有。这个地方如此缺乏生机、了无趣味，以至于我确信，从元月到10月，没有任何人看这里一眼。这个地方简直不存在了。然而，一年到头，随着永恒的季节之轮的转动，与之类似的规律性也随之出

现，人们开着拖车，带着草捆、架设栅栏的尖铁丝以及各种各样黄黑色或深绿色的彩旗。他们首先竖起用聚苯乙烯制作的人体骷髅，以及装有电池的巫婆。接着，几周之后，牵起彩灯，挂上冬青树枝扎成的花环。我想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不知道这项生意是如何运作的。也许那里有专门负责万圣节（Halloween）、专门处理南瓜的职员，然后，接着就是专门负责圣诞节的职员，运来满车的云杉和冷杉。万圣节职员也许是壮硕的伊朗人，而圣诞节职员也许是台湾人。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拥有这块靠近公路的地盘，或者，它是一块谁都看见的、谁都看不上眼的荒地，人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有生意头脑的人随心所欲就据为己有了。我的青年时期，马里兰有闲适的金秋，而对我 4 岁的儿子来说，他对秋天的感觉是与都市脱节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声、塑料骷髅以及播放出的波斯音乐，我不想谈论其间的反差。我确实一点也不想谈论南瓜、万圣节，以及，老天爷才知道的、每次当我想象我的幼子代替我，比如说，回到 1973 年 10 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在一块真正的南瓜地里愈来愈浓密的暗影下走动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痛楚。我并不是想暗示说，我们给予我们孩子的这个世界，不值得他们的信赖和关注。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尽管有时候，我确实觉得这种暗示就像一块黑冰，梗塞在我的心里。

然而，尼克喜欢这个地方。也许他看见，在由不规则的橙黄色南瓜骤然长出而改变面貌的、这片由风吹聚而成的褐色废弃地里，有某种东西让他着迷。过去那些年里，橡皮巫婆的手，和裂嘴狞笑的骷髅头，曾经使他感到害怕，但还不足以阻止他拖延我们的逗留时间，超过了我的耐心底限和我对于前面提到的胸口疼的忍耐力。不过，今年的情形在几个方面都有所不同。今年他是平静地看待那些吓人的装饰物的。

他说：“爸爸，瞧啊，瞧啊，那具骷髅里有一条蛇。”

我们刚刚下车。满是沙砾的路边停车场几乎空空如也。这是一个周一下午4点，距离万圣节还有三周时间。因此，我猜我们来得早了一点。但是，我们两人都想到户外去，在那栋房子里，普普通通的声音——叉子碰击盘子的叮当声、踩踏楼梯的嘎吱声，都让人觉得是不祥之兆；而且到处都是花的气味，避都避不开，就像某个“黑道大佬”死了一样。实际上，死的是一个17周大的女婴，是某人理论上的女儿，在母体的黑暗和温暖中受到了一架喷射冷气的飞机和致命闪光的惊吓。是我妻子建议我和尼克去把当年的南瓜摘回来的。

在停车场只有另一辆车，一辆新型号的黄鹂牌汽车，车身为淡红色。驾驶人一侧的门一直开着。我看见在前排驾驶人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小男孩，比我的尼克大不了多少。这辆汽车的收音机开着，车钥匙插在点火器锁孔里：一种典型的Clade Stubblefield节拍，和车门开启状态的“嘟嘟”警告声交织在一起。小男孩朝外张望着，在铁丝网栅栏里面，有一栋很小的褐色建筑物，这三年来我造访这个偏僻的所在，都将它完全忽略了。它的招牌上是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尾鱼，在浮标和钩上挣扎，上面只有一个词：钓饵。那辆敦实的汽车、钓饵商店、被单独留在车里的小孩子不停地踢他的小脚，传达出一种带有敌意的漠然气氛。凡此种种，使我推测出他是在等他父亲。

尼克指着安放在一个草捆上的骷髅头说：“如果那条蛇是真的，会怎么样呢？”那个骷髅头是空的，但像真的一样，有聪明人放了一条橡皮蛇在那里，它在眼窝和颞部伸进伸出，尼克现在大着胆子走近它，一只手伸进他那北极绒裤子的后面抓挠着屁股。

我说：“那会很酷的。”

“但它只是橡皮蛇。”

“谢天谢地。”

“我们能不能也弄一个骷髅头，放一条蛇在里面？”

“我们只在家里摆南瓜。”

“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吗？”

我说：“啊，是啊。过来，尼克。”我将他的手从裤子口袋里扯出来，推着他朝南瓜那边走去，“开始买东西吧。”

在收银台周围，南瓜像大理石一样散落一地。那是一个既小又简陋的、用木头搭成的台架，漆成红色和白色，使得某些人——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想起谷仓。草捆东倒西歪地这里立一捆，那里立一捆，散发出草被割除后的气味，只强化了我那种将儿子生在一个世风日下的世界的感觉。地面上也铺着草，我想大概是为了提供一种具有乡村情调的铺垫物，盖在空地用拆除房屋后的废弃物铺垫的地面上。

那里还有一个稻草人，法兰绒的衬衣、蓝色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报纸一起，匆匆忙忙地穿在它身上，象征性的草束从衬衣的下摆和胸口露出来。蓝色牛仔裤的腿，从膝盖以上空荡荡地悬吊着，活像一个双腿截肢者的裤子。稻草人的脑袋是一个南瓜，戴着“星期五 13 号”那种类型的守门员的帽子。我绝对禁止自己考虑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在我年轻的时候，任何人都绝不会想到在果园里使用一个系列杀手的形象，用来向孩子们兜售万圣节南瓜。

尼克在南瓜中间慢悠悠地走着，用他的运动鞋的鞋尖碰触那些南瓜。如果过去的两年里他获得了经验，他就不必寻找最大、最圆的，或是最黄澄澄的南瓜。以前选中的南瓜，都是些长条形的、不规则的，缺缺凹凹，看起来与葫芦不像是同一家族，而布满沙砾的地面，有时候会在南瓜表面留下印记和疤痕。去年选的南瓜，连橙色都不是，而呈象牙色，但是，后来，至少在我们那

块可贵的加州角落里，变得流行起来。我记下了我的儿子和《花生》(Peanuts)^① 中的人物尼纳斯 (Linus) 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喜欢想象他也许是在寻找这个最真挚的人。

收银台的男子说：“好极了。”他的种族无法判定——阿拉伯人、墨西哥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他是中年人，有着灰色的络腮胡子，戴着厚厚的、飞行员戴的那种眼镜。他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一只钢质的钱箱，一台信用卡压卡机，一部手机，以及 5 个样品，代表“超小”、“小”、“中”、“大”、“超大”的不同南瓜，价格相应地从 10 元到 22 元不等。他问：“你多大了？”

我说：“40 岁。”

卖南瓜的男子说：“好啊。”我同意他的话，只是他用的这个形容词，显得没有多少热情，说完这话，我们就停止了这个话题。门“砰”地响了一声，我朝停车场看过去，一名男子从卖钓饵的棚子里走出来，走向地边的公路。他个子高挑，肤色较浅，长着鼓起的胸部，以及肥胖的，然而却试图显得结实的腹部：一名橄榄球边锋的身体。他穿着白色的高统鞋，大得像桶一样，很难认出是鞋子。他头上戴着“袭击者”(Raiders)^② 球队的帽子，帽舌朝着脑后，脸颊上有一点山羊胡子。他沿着衔接田边公路的栅栏走去，在驾驶人一侧走向汽车，坐上那桶状的座位，将他的背部对着男孩。男孩说了点什么。这名男子也说了点什么，在快

① 《花生》(Peanuts) 是查尔斯·舒尔茨 (Charles M. Schulz) 的漫画名称。于 2000 年 12 月 12 日在加州去世的舒尔茨先生，在全世界刊登这一系列漫画达五十多年。现在，这一漫画系列已成为价值数亿美元资产。

② “袭击者”，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奥克兰 (Oakland) 市的一支美国美式足球劲旅。

说完时以询问的语气提高了音量。这名男子只用单音节的词作为回应。他将一只手伸向身下的座位，摸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的手伸了出来，拿着一样物品，在我这双并不完全天真的眼睛看来，是一只带拉链的袋子。接着，这名男子站起来，我听到这名男孩问他另一个问题，但我听不清楚。

男子回答说：“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走回到栅栏那里，消失在钓饵棚里。坐在黄鹂牌汽车里的那名男孩转过头来，好像感觉到我正在看着他，朝我望过来。我们隔着大约 20 英尺远。他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抑制着将目光从他的视线里移开的冲动，尽管他茫然的凝望使我感到紧张。相反，我朝他点了点头，笑了笑。他立刻以微笑回报我，那是一个很大的、获胜的微笑，牵动了脸上的所有部位。

他说：“那是你的孩子吗？”

我点了点头。

“啊。”

那男孩朝钓饵棚望去，然后，他将自己的腿横过驾驶人的座位，溜出了汽车。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孩，黑而瘦，长着乱蓬蓬的脑袋和硕大的、睡意惺忪的眼睛。他穿的衣服整洁，但有点老旧，硬的蓝色牛仔裤卷到脚踝处，白色衬衣上套着一件毛背心，好像给他穿衣服的是他姑姑一样。不过，他穿着和他父亲——我推测他是那男孩的父亲——那样的不规则的鞋子，他朝着钓饵棚又望了一眼，然后，向我站的地方走来。

“他万圣节打算装扮成什么？”

我说：“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呢，说不定会扮成一名牛仔。”

“牛仔？”他好像很震惊。当一个牛仔，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站不住脚的、过时的、也难以说清楚的事情。我也许还说过尼克打算扮成苏格兰人，或是“苹果籽”约翰

尼 (Johnny Appleseed)^①；到街上去“不给糖，就捣蛋”(trick - or - treating)。

我说：“也许，他打算装扮成猫的样子。”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撞我的腿：原来是尼克，将他的脸贴着我的腿。我朝下面望去，看见他拿着一只非常小的、呈铁红色的南瓜，并不比葡萄柚更大。

“嗨，尼克，什么事？”

沉重而深刻地——没有回应。

“怎么回事？”

一个声音从我裤子的布里传出来。

“你在和谁讲话？”

我说：“我不知道。”我又朝来自黄鹂牌汽车的男孩笑了笑。因为某些原因，当我向一名黑人微笑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显得更白。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安德瑞。他为什么拿这么小的一个南瓜呢？”

“我不知道。”

“这样小的南瓜，他怎能往里面装蜡烛呢？”

我说：“你问得好。尼克，你为什么选择这么小的南瓜？”

尼克耸了耸肩膀。

我问安德瑞：“你弄到自己的南瓜了吗？”

他点了点头：“我弄了一个大南瓜。”

我对尼克说：“继续去找，为自己找一个又大又棒的南瓜。”

① “苹果籽”约翰尼是美国拓荒者和民间英雄。他在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宾州和俄亥俄河谷以西地区广种苹果，并将苹果树苗慨赠其他拓荒者。他以自己的善举和特立独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

安德瑞说得很对——你无法将蜡烛放进这个南瓜里。”

“我不想要大南瓜。我不想放蜡烛在里面。我不想你们拿刀子将它切开。”

他仰望着我，眼睛里泪光闪烁，一滴眼泪沿着脸颊滚落下来。你也许会想，我曾吩咐他到鸡窝里，抓一只鸡来拧断脖子做菜吃。他以前从来没有表现过对于这种每年都要当牺牲品的南瓜的忧心。但近来，你绝不会知道，什么东西会导致尼克突然哭起来。

他说：“我要给妈妈打电话。她说，打她的手机，她会叫你不要切我的南瓜。”

“你不能打搅妈咪，她正在休息。”

“她为什么要休息？”

“你知道为什么。”

“我再也不要她休息了。我要打电话给她，打电话给她，爸爸。她会叫你不要切开南瓜。”

安德瑞争辩说：“南瓜又不是活的。”他对我们家挑选南瓜如此感兴趣，我可以确定，他先前所说的不过是吹牛而已。安德瑞的家里并没有一个大南瓜在等着他。他的父亲是个毒贩子，不会耐烦带自己的儿子去买南瓜的。如果安德瑞有什么理由可以期待的话，这场谈话就是和买一个真正的南瓜离得最近的了。事实上，这些可能并不具有确定性，更多的只是推测，还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那种推测。但是，在这样一个荒僻的、倒霉的地方，是怎样的父亲，才会将自己的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将车门开着呢？什么样的人才会这样做呢？“切开南瓜，并不会伤害南瓜的。”

尼克说：“我要这个。我要给它取名凯特。”

我摇了摇头。

我说：“你不能这样做。”

“我就要嘛！”

我说：“不，乖乖。我们不给南瓜取名字的。”

“我们不相信它吗？”

“对了。”我不想要他带着那种如今在我看来是任性和愚蠢的单纯，将过去一个月左右在我们家谈来谈去的姓名，告诉所有到我们家前廊的来客。我和我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机会。每次当我看到尼克毛绒绒的膝盖伸出他的短裤，或闻到他呼出的花生黄油气味，或从我们绝不肯从他卧室中拆掉的监视器中，听到他的嘟嘟囔囔的梦话连篇，我无法动摇这种感觉：我们被该死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服，使得我们犯了不能忘记的错误。我曾经有一次站在急诊室里，看医生和护士将我儿子四肢朝天绑在一张桌子上，缝合前额的一道伤口。当你将自己的孩子交到陌生人的手里时，你的孩子会怎样看你，这种情景我可以想象得一清二楚。

“安德瑞！”

他的父亲向我们走来，他走路沉重有力、步伐整齐。我看着他，看出安德瑞是从哪里学会收敛自己的面部表情的。

他说：“我是怎么对你讲的？”他的话很轻，但没有轻柔的成份。他并不认识我、尼克，和我们周围的地上躺着的上万只南瓜。“小子，回车上去。”

安德瑞说了点什么，声音太低，我没有听清。

“什么？”

安德瑞重复说：“我能弄一个南瓜吗？”

这个问题显然太过分了，无法得到回答。安德瑞的爸爸将他的帽子朝头部下方扯得更紧，系紧他的裤子，朝他脚下的草吐了一口唾沫。如果安德瑞没有马上回到车里的话，这些动作显然是